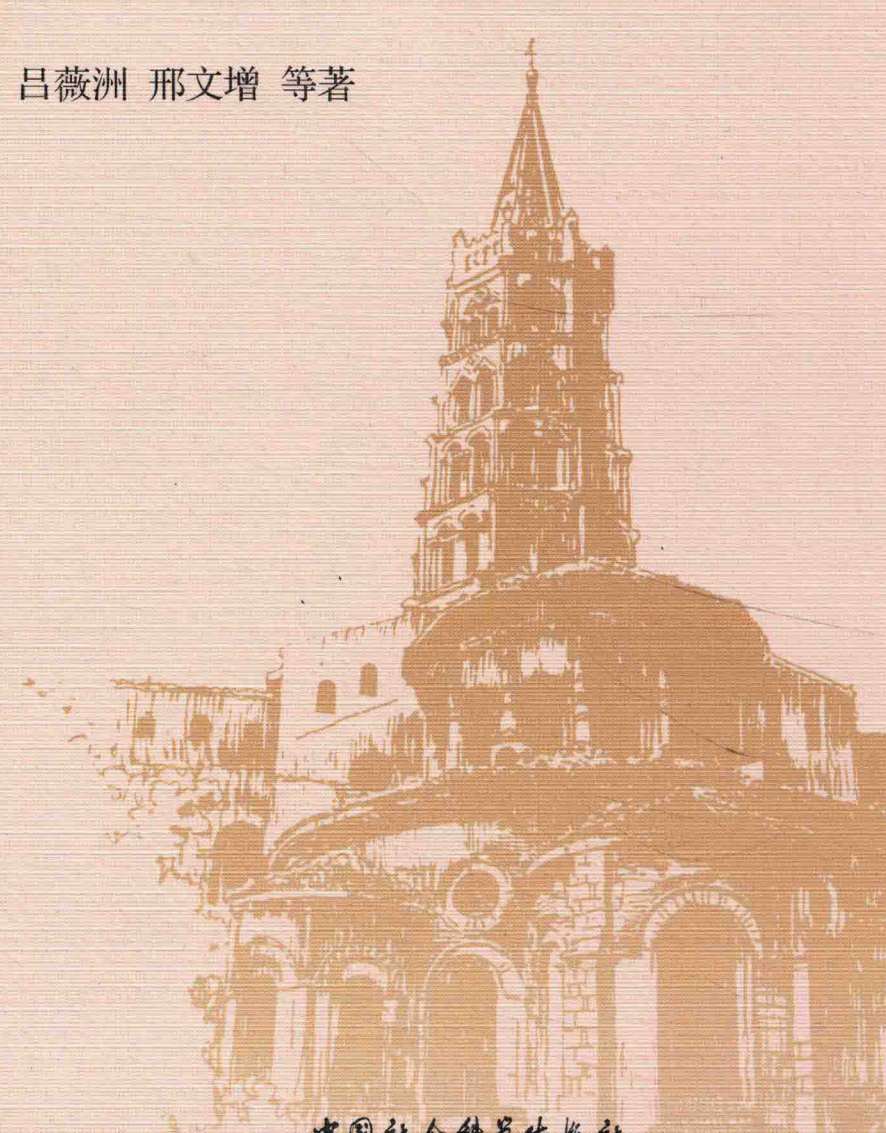


调整与变革： 危机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吕薇洲 邢文增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调整与变革： 危机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吕薇洲 邢文增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调整与变革：危机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 吕薇洲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 - 7 - 5203 - 0205 - 0

I. ①调… II. ①吕…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现代
IV. ①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660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陈 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43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危机中的当代资本主义:调整、变革与影响	(1)
一 资本主义仍处于危机之中,难以走出制度困境	(1)
二 危机中资本主义的调整与变革	(10)
三 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影响与应对	(18)
第一章 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与国际金融格局的 变化	(25)
一 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企业国有化政策	(25)
二 资本主义金融监管举措	(31)
三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及全球金融治理的改变	(39)
第二章 资本主义国家再工业化与国际产业格局的变化	(51)
一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出台的缘由	(51)
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工业化的主要举措	(54)
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成效和制约因素	(60)
四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变革对世界产业格局的影响	(67)
第三章 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调整	(75)
一 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建立及作用	(75)
二 危机凸显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困境	(78)
三 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调整	(82)
四 资本主义福利制度改革的社会反响与前景	(86)
第四章 新贸易保护主义与国际贸易新格局	(101)
一 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动因	(102)
二 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特征及危害	(106)
三 全球贸易治理变革的方向	(112)

四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115)
第五章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衰落	(124)
一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深陷困局	(124)
二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衰落的原因	(139)
三	议会民主制广遭质疑,陷入改革困境	(147)
四	正确认识西方民主本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149)
第六章	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制度的变化	(152)
一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右倾化:以西欧为例	(152)
二	激进左翼力量的复兴及其挑战:以欧洲为例	(165)
第七章	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与新特点	(175)
一	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均衡”,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175)
二	美国调整对外战略,发达国家合力捍卫全球领导权	(181)
三	中国和平崛起之下的积极应对	(187)
第八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	(198)
一	二战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崛起	(198)
二	金融危机对中产阶级的冲击	(206)
三	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	(216)
第九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新变化	(221)
一	制度化工人运动的复兴	(221)
二	“新社会运动”呈现新态势	(229)
第十章	亚非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	(241)
一	金融危机对亚非拉地区经济的影响	(241)
二	亚非拉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形势严峻	(249)
三	亚非拉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问题凸显	(254)
附录1	资本主义及其新变化研究前沿(2013年度)	(264)
附录2	国内外与资本主义研究相关的会议概览(2013年度)	(282)
附录3	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新进展(2014年度)	(290)
附录4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研究前沿(2014年度)	(302)
附录5	资本主义社会领域新变化研究前沿(2014年度)	(320)
参考文献		(331)
后记		(348)

导论 危机中的当代资本主义： 调整、变革与影响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肇始地美国迅速蔓延至发达国家乃至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震中金融领域逐渐扩散到实体经济乃至政治和社会领域，危机蔓延速度之快、波及领域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强度之大，都堪称历史之最。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蔓延，全球各界人士（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从商界领袖和政界精英到一般职员，从专家学者到记者学生，包括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各行各业和各层次的人员），或从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或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入手，对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入探讨。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也在深入探究危机成因、积极寻求危机药方、努力摆脱危机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各种监管措施、改革方案以及治理方式的酝酿、出台和实施，使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阶级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本书旨在系统考察当代资本主义遭遇的制度困境、采取的变革举措，全面分析这些变革转型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哪些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主义中国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 资本主义仍处于危机之中， 难以走出制度困境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历次重大危机一样，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而生的现象。

对于经济危机的这一性质以及危机每隔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就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的周期性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许多深刻而精辟的论述。“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①“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②“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则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不固定。”^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论断，不仅是对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总结，也是对20世纪乃至21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正确预判。

20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演进，经济危机不仅越来越频繁（资本主义世界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而且愈来愈剧烈（其中1929—1933年、1957—1958年、1973—1975年以及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都是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波及全球各个国家，具有明显的国际同期性，属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恰如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指出的：“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④用埃及著名左翼学者、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话来描述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点也不为过：“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由一系列不间断的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危机构成的。”^⑤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推进，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高速增长，虚拟经济规模日益增大，金融业逐渐演变为社会经济的中枢与命脉，1990—2011年间，全球金融总资产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556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2页。

⑤ [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殊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56 万亿美元增长到了 218 万亿美元，而同期全球 GDP 总量从 22 万亿美元增长到 70 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快于 GDP 增长率^①，资本主义进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危机也随之转变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即危机从金融领域开始，而后引发实体经济危机。^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20 世纪 90 年代初是欧洲，1997—1998 年是亚洲，1998—1999 年是俄罗斯和巴西，2001 年是阿根廷。”^③ 2007 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更是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并继而蔓延到了政治、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演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各种救市手段，企图遏制危机扩散，但直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仍未能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1. 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数度采取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货币扩张和财政刺激规模都可以说史无前例，然而收效并不明显，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皆不例外。^④ 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GDP 的增长数据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依然面临持续低速增长甚至长期衰退的严峻风险。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很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反而进一步笼罩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中。“2009 年，人们已经在谈论经济增长的‘嫩芽’（green shoot），然而，‘嫩芽’很快就被严霜摧折。2010 年，人们又开始谈论‘复苏的夏天’（summer of recovery），可惜，我们又从夏天一步迈入了冬天。”^⑤

① 周宏：《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反思》，《求是》2015 年第 11 期。

② 欧阳彬：《全球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14 页。

③ [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 页。

④ 向松祚：《新资本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和救赎》，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 页。

⑤ 何帆：《全球愤怒：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国际经济评论》2012 年第 1 期。

表 0-1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GDP 增长率 (单位:%)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美国	1.8	-0.3	-2.8	2.5	1.8	2.8	2.8	2.4	2.4
欧元区	3	0.5	-4.5	2	1.6	-0.8	-0.3	0.9	1.6
日本	2.2	-1.0	-5.5	4.4	-0.5	1.8	1.6	-0.1	0.4

资料来源：以上数据来自欧盟统计局、美国统计局、世界银行。

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 8 年有余的今日，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复苏依然疲弱乏力。“大部分北大西洋国家的实际（通胀调整后）的人均 GDP 还低于 2007 年；在希腊，经济估计收缩了约 23%。表现最出色的欧洲国家德国在过去 6 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也只有 0.7%。美国的经济规模仍比危机前小 15%”^①。不仅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无一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如表 0-1 所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失去了前两年曾经的活力，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发展更是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机构，近年来不得不一次次下调对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期。联合国 2015 年 5 月 19 日发布的《201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年中修订版），将 2015 年全球经济增速由 1 月份预测的 3.1% 下调至 2.8%，将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速由 3.3% 下调至 3.1%。^②

与经济萧条和衰退相伴而生的是失业率的急剧飙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在高位徘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裁员浪潮已从金融业波及各个领域。国际劳工组织 2009 年 1 月 28 日发布的世界就业趋势报告称，全球 2009 年失业人数可能增加 5100 万人，从而达到 2.3 亿人，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转为“就业危机”^③。美国失业率一度逼近 10% 这样一个二战以来的历史高点（其中黑人劳动力的失业率甚至超过 16%），欧盟和欧元区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从 2010 年

① 张维为：《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求是》2014 年第 9 期。

② 《联合国报告预测 2015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2.8%》（<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5/6480895.html>）。

③ 《每分钟 5 人被裁员 全球经济危机转向就业危机》（<http://news.xhby.net/system/2009/03/03/010452150.shtml>）。

开始，欧元区的失业率一直在两位数徘徊（如表 0-2 所示）。尽管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失业危机，包括增加失业救济金、延长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时限、扩大领取失业救济人数规模、甚至鼓励企业缩短工作周期等，但都没有收到预期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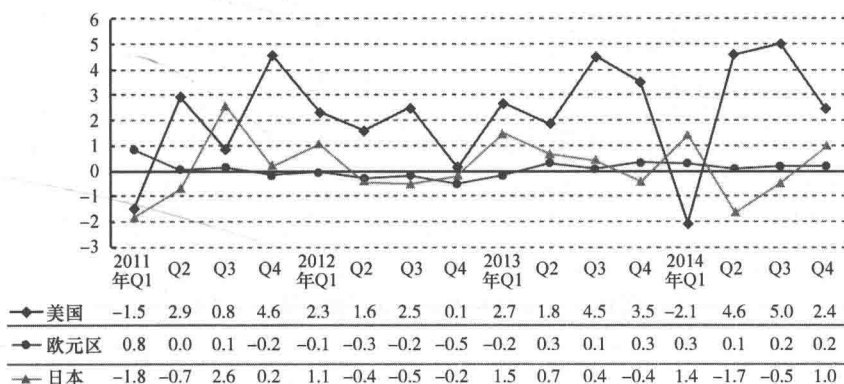


图 0-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GDP 环比增长率 (%)①

表 0-2 金融危机前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 (单位:%)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美国	4.6	5.8	9.3	9.6	8.9	8.1	7.4	6.2	4.9
欧元区	7.5	7.6	9.6	10.2	10.2	11.4	12	11.6	10.4
日本	3.9	4.1	5.2	5.1	4.5	4.3	4.0	3.6	3.4

资料来源：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欧洲统计局、日本总务省等。

直到 2015 年年底，欧元区各国的平均失业率仍然高达 10.4%，其中西班牙等国甚至仍在 20.9%。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接近 50%。欧盟国家共有 500 多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只好去非洲打工。如图 0-2 所示：

① 《2014 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 2015 年展望》（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7_68653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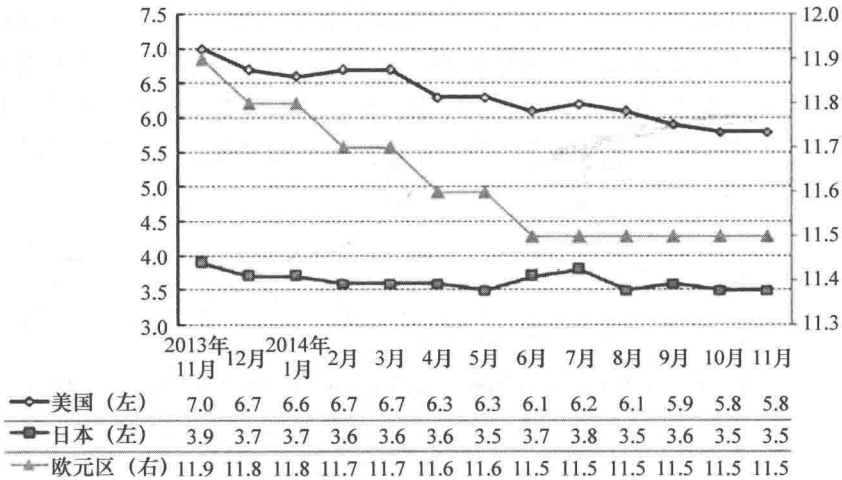


图 0-2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 (%)^①

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②，“危机、失业、浪费和广大群众的贫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③

2. 不平等现象更加显著，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列宁曾深刻指出：“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④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阶级政府为摆脱危机所采取的包括加大对垄断资本的援助、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等措施，导致了社会两极

^① 《2014 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 2015 年展望》（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7_686531.html）。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6 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9 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7 页。

分化和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加剧了民众与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经济学界的新锐、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以大量具体数据论证了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并阐述了“当前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历史最高点”这一事实，“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无疑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①美国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不平等现象尤为突出。2014年，10%的美国人的收入就占整个美国收入的一半多，1990年为40%，1980年仅为35%。^②有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最富有的10%美国人获取经济增长成果的149%（因为其余90%的人的收入缩水了）^③。其中，超过60%的收入都流向了在总人口中占比0.1%、年收入190万美元以上的人。^④美国全体劳工的报酬——包括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而公司利润在同时期则达到了顶峰。^⑤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统计报告，2009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占有所有家庭收入的21.2%，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47.1%，余下90%家庭的收入只占全部家庭收入的52.9%。^⑥《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指出：“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往往都是有背景和有特权的人。目前仍在美国就业的人们无法像他们的老板那样从资本主义当中获取大量

①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1页。

② 《2016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愤怒》（<http://www.uncfa.org/Article/bobao/591.htm>）。

③ 沈跃萍：《论西方福利制度掩盖下的不公平问题——从西方学者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④ 《极端不平等正在毒害美国》（http://www.guancha.cn/PaulKrugman/2013_09_16_172734.shtml）。

⑤ Steven Greenhouse, “Our Economic Pickle”, 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 2013.

⑥ 《美国贫富差距成西方最大20%人拥有总财富80%》，《理财周刊》2011年11月8日。

好处。作为华盛顿的智库，政策研究所最近发表报告指出，平均来看，美国大企业 CEO 在 2010 年的收入为 1080 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 28%。普通工人的工资则为 33121 美元，只增加了 3%。按照这种水平，CEO 的收入比雇员高出 325 倍。”^① 美国经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豪经济”（Plutonomy）。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不得不承认，危机后出现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日益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及其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是美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②

3. 西方民主光环消逝，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广受质疑

恩格斯曾深刻揭露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受资本家控制的特性：“资产者如果不直接地、经常不断地控制本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对外政策和立法，就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③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特点更趋明显。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垄断资本采取的各种救助政策，使其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性质更加暴露无遗。2010 年 1 月 21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是以“政府不能干预政治言论”为由，解除对公司和团体在美国政治竞选中捐款的限制，2014 年又裁定对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为“权钱政治”大开方便之门，使“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经济学人》杂志更是爆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减少了 43%，但美国参议员财富的中位数却增长了 22%。对此，美国参议员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 Bernie Sanders）毫不掩饰地说：“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④

带有鲜明寡头和金钱色彩的西方民主制度不仅是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也是其无法迅速采取有效救市举措的重要缘由。资本主义国家各党派之间为利益之争引发的运转不良、效率低下等弊端，使这些国家的政府陷入了治理危机，民众产生了信任危机（盖洛普公司 2014

① Michael Schuman, “How to Saving Capitalism”, 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12.

② [美] 劳拉·泰森：《收入不平等困扰奥巴马》，《中国报道》2014 年第 2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2 页。

④ 罗思义：《“美式民主”并非真正民主》，《人民日报》2015 年 7 月 25 日。

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仅为4%，加上“较有信心者”也才有7%，人们对民主的质疑多集中在民主的寡头和金钱特征、民主的效率低下以及民主结构性冲突等方面，本书第五章将专门探讨这些问题）。

如果上述尚属于一国内部的问题，那么，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尤其是自2001年开始不遗余力推进的民主输出（亦称为促进民主）战略，则将更多的国家推向了灾难，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社会冲突更为严重。“‘阿拉伯之春’未能带来自由主义民主，在非洲、中亚和拉美，从民主改革向后退的国家多于向前推进民主改革新举措的国家。”^①西亚北非近年来持续出现的以暴力和流血为标志的选举，使曾经极力鼓吹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终结者”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得不修正其先前的观点，被迫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并严厉批评了自由民主制的僵化：“美国的民主曾被广泛效仿，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②

连续数年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和武装冲突，使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遭到了诸多质疑。目前，无论是西方左翼还是西方主流，大都认识到资本主义存在严重的模式缺陷和制度弊端，并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模式已陷入僵局，资本主义体系不适应当今世界，需要进行改革和转型，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受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比利时、冰岛、葡萄牙、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政府首脑纷纷下台和换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每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支持率都在下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信任正在消逝。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美国重要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对今

①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促进民主之悖论》，《参考消息》2015年10月29日。

② [美]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金融时报》2011年1月17日。

日的资本主义民主也提出了质疑：“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制造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① 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在接受俄罗斯《真理报》采访时毫不隐讳地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民主可能是矛盾的、腐败的，也许还存在安全问题。”^②

而在这些危机表象的背后，是更加严重的信任危机。不少人曾一度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而今却认为资本主义“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他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③ 甚至连福山等西方学者也无奈地发出了“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④ 的感慨。

二 危机中资本主义的调整与变革

当代资本主义处于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困境之中，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e）深刻指出的：“将当前的危机描述成金融危机或华尔街危机是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做法。我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因为这是整个制度的危机。”^⑤ 随着危机的持续蔓延，全球各界人士从单纯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解读中跳出来，着手从制度层面思考资本主义的弊端，探讨变革资本主义的方案。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以及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在内的西方主流报刊，围绕

① [美] 布热津斯基：《金融危机下的全球政治》，《参考消息》2012年1月20日。

② [美] 奥尔布赖特：《民主可能是矛盾的、腐败的，也许还存在安全问题》，《真理报》2009年9月18日。

③ [美] 罗伯特·赖克：《被淹没的美国民主》，《环球视野》2010年7月15日。

④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1.

⑤ [美] 理查德·沃尔夫：《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危机》，《参考消息》2012年3月16日。

“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等主题，发表了一系列反思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探讨资本主义制度弊端以及预测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评论文章。“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 21 世纪的世界”、“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如何走出困境”，诸如此类之前在西方主流舆论中绝少出现的语句，近年来突然大量涌现在西方国家各主流媒体中。美国“凯雷集团”常务董事戴维·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我们西方不在 3 到 4 年内马上改进我们的经济模式，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生所经历并认为最佳形式的那种资本主义就玩完了。^①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也强调：人们不断地质疑资本主义，不仅因为经济周期引发的失业率急剧上升，更是由于收入最高的 1% 人口拥有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大幅上升，社会流动性急剧下降等不公平因素。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不加以重视，问题不可能自我纠正。^②

在资本主义遭遇危机后，围绕如何改进发展模式、怎样纠正制度弊端、如何走出各种困局，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进行了深入反思和全面调整，其路径从危机爆发之初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开始，进而不断拓展到政治、社会领域，可以说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等方方面面，本书的主题或中心内容，就是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采取的重要调整及其引起的重大变化。

1. 经济领域的新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率先从金融领域反思并着手调整，随着危机的蔓延，应对危机的举措不断扩大到实体经济、福利制度以及对外贸易等领域。但综观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进行的调整，无论是金融政策的变化还是再工业化政策的实施、无论是福利制度的改革抑或是贸易政策的演进，都是基于对危机爆发表面原因以及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困境的分析和思考。

① 转引自詹得雄《资本主义不再适合当今世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思之一》，《参考消息》2012 年 4 月 2 日。

② [美] 劳伦斯·萨默斯：《资本主义哪里出了毛病》（<http://opinion.hexun.com/2012-01-13/137229329.html>）。

然而，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投机一般地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给生产过剩提供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度。危机本身首先爆发在投机领域中，后来才波及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只不过是作为生产过剩征兆的过份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生产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①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尽管是从金融层面凸显出来的，从表面上看似只是“信用崩溃”，但它所反映的并不是单纯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表现，也是被马克思称之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不少国外左翼学者也有着深刻的认识。譬如，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在其《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虽然危机从表面看源于金融部门，但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其主要原因却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因此，只从经济层面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寄希望于用金融挽救金融无异于饮鸩止渴，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效。

为全面了解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调整 and 变化，经济板块拟分四章，分别从金融、产业、福利和外贸四个方面，探讨和分析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调整变化以及呈现出的新特点。

第一章主要探讨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与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不少人都把危机的爆发归因于监管不力和政策失误，寄希望于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尽快走出困境，相应地，采取新的方式监管金融机构就成了各界达成的一个共识。危机爆发伊始，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着力于加强自身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一大明显进步是2010年7月15日由美国参议院批准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规范华尔街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同样的，2010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议案，要求规范银行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页。